

新式標點

論

國學所往林書之一

劉勰著



衡

論 衡

胡 適 序 章 衣 萍 標 點
下 冊

上 海 大 東 書 局 印 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三版

論

衡(全二冊)

○(定價大洋一元二角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

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暨各書

大東書局

原	序	標	發	發	印
著	者	點	行	行	刷
者	者	者	人	所	所
王	胡	章	沈	大	大
充	適	衣	駿	東	東
	萍	聲	號	書	書
			○	局	局
			號		
			號		
			號		

論衡

卷第十四

王充

狀留篇

寒溫篇

譴告篇

狀留篇

論賢儒之才，既超程矣。世人怪其仕宦不進，官爵卑細，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，信不怪也。夫如是，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，睹高下多少之實也。龜生三百歲，大如錢，游於蓮葉之上，三千歲青邊緣，巨尺二寸。著生七十歲生一莖，七百歲生十莖。神靈之物也，故生遲留；歷歲長久，故能明審實。賢儒之在世也，猶靈著神龜也。計學問之日，固已盡年之半矣，銳意於道，遂無貪仕之心；及其仕也，純特方正，無員銳之操，故世人遲取，進難也。針錐所穿，無不暢達；使針錐末方穿物，無一分之深矣。賢儒方節

而行無針錐之銳，固安能自穿，取暢達之功乎？

且驥一日行千里者，無所服也；使服任車輿，驚馬同音。驥曾以引鹽車矣，垂頭落汗，行不能進；伯樂顧之，王良御之，空身輕馳，故有千里之名。今賢儒懷古今之學，負荷禮義之重，內累於胸中之知，外劬於禮義之操，不敢妄進苟取，故有稽留之難；無伯樂之友，不遭王良之將，安得馳於清明之朝，立千里之迹乎？

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，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；其病若死，則背在下而腹在上。何則？背肉厚而重，腹肉薄而輕也。賢儒俗吏，並在當世，有似於此。將明道行，則俗吏載賢儒，賢儒乘俗吏；將闇道廢，則俗吏乘賢儒，賢儒處下位。猶物遇害，腹在上而背在下也。且背法天而腹法地，生行得其正，故腹背得其位；病死失其宜，故腹反而背在上。非唯腹也，凡物仆僵者，足又在上。賢儒不遇，仆廢於世；踝足之吏，皆在其上。東方朔曰：『目不在面而在於足，救味不給，能何見乎？』汲黯謂武帝曰：『陛下用吏如積薪矣；後來者居上。』原汲黯之言，察東方朔之語，獨以非俗吏之得地，賢儒之失

職哉？故夫仕宦，失地難以觀德，得地難以察不肖；名生於高官，而毀起於卑位，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。

遵禮蹈繩，修身守節，在下不汲汲，故有沈滯之留；沈滯在能自濟，故有不拔之扼。其積學於身也多，故用心也固。俗吏無以自修，身雖拔進，利心搖動，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。楓桐之樹，生而速長，故其皮肌不能堅剛。樹檀以五月生葉，後彼春榮之木，其材彊勁，車以爲軸。殷之桑穀，七日大拱，長速大暴，故爲變怪。大器晚成，寶貨難售者，不崇一朝，輒成賈者，菜果之物也。是故湍瀨之流，沙石轉而大石不移。何者？大石重而沙石輕也。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，大石沒而不見。賢儒俗吏，並在世俗，有似於此。遇闇長吏，轉移俗吏，超在賢儒之上；賢儒處下，受馳走之使。至或巖居穴處，沒身不見。咎在長吏不能知賢，而賢者道大，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。夫手指之物器也，度力不能舉，則不敢動。賢儒之道，非徒物器之重也。是故金鐵在地，焱風不能動；毛芥在其間，飛揚千里。夫賢儒所懷，其猶水中大石，在地金鐵也，其進不若俗吏速者，長

吏力劣，不能用也。毛芥在鐵石間也，一口之氣，能吹毛芥，非必焱風。俗吏之易遷，猶毛芥之易吹也。故夫轉沙石者，湍瀨也；飛毛芥者，焱風也。活水洋風，毛芥不動。無道理之將，用心暴猥，察吏不詳，遭以好遷，妄授官爵，猛水之轉沙石，焱風之飛毛芥也。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，沙石遭猛流而轉，俗吏遇悖將而遷。

且圓物投之於地，東西南北，無之不可；策杖叩動，纔微輒停。方物集地，壹投而止；及其移徙，須人動舉。賢儒，世之方物也，其難轉移者，其動須人也。

鳥輕便於人，趨遠人不如鳥；然而天地之性，人爲貴。蝗蟲之飛，能至萬里；麒麟須獻，乃達闕下。然而蝗蟲爲災，麒麟爲瑞。麟有四足，尙不能自致；人有兩足，安能自達？故曰：燕飛輕於鳳皇，兔走疾於麒麟，鼃躍躁於靈龜，蛇騰便於神龍。呂望之徒，白首乃顯；百里奚之知，明於黃髮。深爲國謀，因爲王輔，皆夫沈重難進之人也。輕躁早成，禍害暴疾，故曰：『其進銳者退速。』陽溫陰寒，歷月乃至；災變之氣，一朝成怪。故夫河冰結合，非一日之寒；積土成山，非斯須之作。干將之劍，久在鑪炭，銛鋒利刃，百熟

煉厲，久銷乃見。作留成遲，故能割斷。肉暴長者曰腫，泉暴出者曰涌，酒暴熱者易酸，醢暴酸者易臭。由此言之，賢儒遲留，皆有狀故。狀故云何？學多道重，爲身累也。草木之生者濕，濕者重，死者枯，枯而輕者易舉，濕而重者難移也。然能一有元氣所在，在生不在枯。是故車行於陸，船行於溝，其滿而重者行遲，空而輕者行疾。先王之道，載在胸腹之內，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。任重，其取進疾速難矣。竊人之物，其得非不速疾也；然而非其有得之，非己之力也。世人早得高官，非不有光榮也；而尸祿素餐之謗，誼譁甚矣。且賢儒之不進，將相長吏不開通也。農夫載穀奔都，賈人齎貨赴遠，皆欲得其願也；如門郭閉而不通，津梁絕而不過，雖有勉力趨時之勢，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？長吏妬賢，不能容善，不被鉗赭之刑，幸矣！焉敢望官位升舉，道理之早成也？

寒溫篇

說寒溫者曰：「人君喜則溫，怒則寒。何則？喜怒發於胸中，然後行出於外。外成賞

罰。賞罰，喜怒之效。故寒溫渥盛，凋物傷人。』夫寒溫之代至也，在數日之間，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，然後渥盛於外。見外寒溫，則知胸中之氣也。當人君喜怒之時，胸中之氣，未必更寒溫也。胸中之氣，何以異於境內之氣？胸中之氣，不爲喜怒變；境內寒溫，何所生起？六國之時，秦漢之際，諸侯相伐，兵革滿道，國有相攻之怒，將有相勝之志。夫有相殺之氣，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。太平之世，唐虞之時，政得民安，人君常喜，絃歌鼓舞，比屋而有，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。豈喜怒之氣爲小發，不爲大動邪？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？

夫近水則寒，近火則溫，遠之漸微。何則？氣之所加，遠近有差也。成事，火位在南，水位在北，北邊則寒，南極則熱。火之在鑪，水之在溝，氣之在軀，其實一也。當人君喜怒之時，寒溫之氣，閨門宜甚，境外宜微。今案寒溫，外內均等，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；世儒說稱，妄處之也。王者之變在天下，諸侯之變在境內，卿大夫之變在其位，庶人之變在其家。夫家人之能致變，則喜怒亦能致氣。父子相怒，夫妻相督，若當怒反喜，縱

過飾非，一室之中，宜有寒溫。由此言之，變非喜怒所生明矣。

或曰：『以類相招致也。喜者和溫，和溫賞賜，陽道施予，陽氣溫，故溫氣應之。怒者慍恚，慍恚誅殺，陰道肅殺，陰氣寒，故寒氣應之。虎嘯而谷風至，龍興而景雲起，同氣共類，動相招致。故曰以形逐影，以龍致雨，雨應龍而來，影應形而去。天地之性，自然之道也。秋冬斷刑，小獄微原，大辟盛寒，寒隨刑至，相招審矣。』夫比寒溫於風雲，齊喜怒於龍虎，同氣共類，動相招致，可矣。虎嘯之時，風從谷中起，龍興之時，雲起百里內，他谷異境，無有風雲。今寒溫之變，並時皆然，百里用刑，千里皆寒，殆非其驗。齊魯接境，賞罰同時，設齊賞魯罰，所致宜殊，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？案前世用刑者，蚩尤亡秦甚矣！蚩尤之民，涸涸紛紛亡秦之路，赤衣比肩，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。

帝都之市，屠殺牛羊，日以百數，刑人殺牲，皆有賊心，帝都之市，氣不能寒。或曰：『入貴於物，唯人動氣。』夫用刑者，動氣乎？用受刑者，爲變也？如用刑者，刑人殺禽，同一心也；如用受刑者，人禽皆物也，俱爲萬物，百賤不能當一貴乎？或曰：『唯人君動

氣，衆庶不能。』夫氣感必須人君，世何稱於鄒衍？鄒衍匹夫，一人感氣，世又然之。刑一人而氣輒寒，生一人而氣輒溫乎？赦令四下，萑荊並除，當時歲月之氣不溫。往年萬戶失火，煙焱參天；河決千里，四望無垠。火與溫氣同，水與寒氣類。失火河決之時，不寒不溫；然則寒溫之至，殆非政治所致。然而寒溫之至，遭與賞罰同時，變復之家，因緣名之矣。

春溫夏暑，秋涼冬寒，人君無事，四時自然。夫四時非政所爲，而謂寒溫獨應政治。正月之始，正月之後，立春之際，百刑皆斷，囹圄空虛，然而一寒一溫。當其寒也，何刑所斷？當其溫也，何賞所施？由此言之，寒溫天地節氣，非人所爲明矣。

人有寒溫之病，非操行之所及也。遭風逢氣，身生寒溫；變操易行，寒溫不除。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，國邑遠矣，安能調和其氣？人中於寒，飲藥行解，所苦稍衰，轉爲溫疾，吞發汗之丸而應愈。燕有寒谷，不生五穀；鄒衍吹律，寒谷可種。燕人種黍其中，號曰『黍谷』。如審有之，寒溫之災，復以吹律之事，調和其氣，變政易行，何能滅

除？是故寒溫之疾，非藥不愈；黍谷之氣，非律不調。堯遭洪水，使禹治之。寒溫與堯之洪水，同一實也。堯不變政易行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；洪水非政行所致，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。

或難曰：「洪範庶徵曰：『急恆寒若，舒恆燠若。』——若，順。燠，溫。恆，常也。——人君急則常寒，順之，舒則常溫，順之，寒溫應急舒，謂之非政如何？」夫豈謂急不寒，舒不溫哉？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，偶適自然，若故相應，猶卜之得兆，筮之得數也。人謂天地應令問，其實適然。夫寒溫之應急舒，猶兆數之應令問也。外若相應，其實偶然。何以驗之？夫天道自然，自然無爲。二令參偶，遭適逢會。人事始作，天氣已有，故曰道也。使應政事，是有非自然也。

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，六日七分一卦用事。卦有陰陽，氣有升降；陽升則溫，陰升則寒。由此言之，寒溫隨卦而至，不應政治也。案易無妄之應，水旱之至，自有期節；百災萬變，殆同一曲。變復之家，疑且失實，何以爲疑？夫大人與天地合德，先天

而天不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洪範曰：『急恆寒若，舒恆燠若。』如洪範之言，天氣隨人易徙，當先天而天不違耳！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？後者，天已寒溫於前，而人賞罰於後也。由此言之，人言與尚書不合，一疑也。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，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，兩家乖迹，二疑也。民間占寒溫，今日寒而明日溫，朝有繁霜，夕有列光，旦雨氣溫，旦暘氣寒。夫雨者陰暘者陽也，寒者陰而溫者陽也。雨旦暘反寒，暘旦雨反溫，不以類相應，三疑也。三疑不定，自然之說，亦未立也。

譴告篇

論災異，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，天用災異譴告之也。災異非一，復以寒溫爲之效；人君用刑非時則寒，施賞違節則溫。天神譴告人君，猶人君責怒臣下也。故楚嚴王曰：『天不下災異，天其忘予乎？』災異爲譴告，故嚴王懼而思之也。曰：此疑也。夫國之有災異也，猶家人之有變怪也；有災異謂天譴人君，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？家

人既明，人之身中，亦將可以喻。身中病，猶天有災異也。血脈不調，人生疾病，風氣不和，歲生災異。災異謂天譴告國政，疾病天復譴告人乎？釀酒於罌，烹肉於鼎，皆欲其氣味調得也；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，猶人勺藥失其和也。夫政治之有災異也，猶烹釀之有惡味也；苟謂災異爲天譴告，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。占大以小，明物事之喻，足以審天。使嚴王知如孔子，則其言可信；衰世霸者之才，猶夫變復之家也，言未必信，故疑之。

夫天道自然也，無爲如譴告人，是有爲，非自然也。黃老之家，論說天道，得其實矣。且天審能譴告人君，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；用刑非時，刑氣寒而天宜爲溫，施賞違節，賞氣溫而天宜爲寒，變其政而易其氣，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。今乃隨寒從溫，爲寒爲溫以譴告之，意欲令變更之。且太王亶父，以王季之可立，故易名爲歷——歷者，適也。——太伯覺悟之，吳越採藥，以避王季。使太王不易季名，而復字之季，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？今刑賞失法，天欲改易其政，宜爲異氣，若太王之易季名，今乃重

爲同氣以譴告之，人君何時將能覺悟，以見刑賞之誤哉？

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，宮商易聲；其師知之，易其弦而復移其柱。夫天之見刑賞之誤，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；不更變氣以悟人君，反增其氣以渥其惡，則天無心意，苟隨人君爲誤非也。紂爲長夜之飲，文王朝夕曰祀茲酒；齊奢於祀，晏子祭廟，豚不掩俎。何則？非疾之者，宜有以改易之也。子弟傲慢，父兄教以謹敬；吏民橫悖，長吏示以和順。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，見於周公，拜起驕悖，三見三答。往見商子，商子令觀橋梓之樹。二子見橋梓，心感覺悟，以知父子之禮。周公可隨爲驕，商子可順爲慢，必須加之捶杖，教觀於物者，冀二人之見異，以奇自覺悟也。夫人君之失政，猶二子失道也；天不告以政道，令其覺悟，若二子觀見橋梓，而顧隨刑賞之誤，爲寒溫之報，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。無相覺悟之感，有相隨從之氣，非皇天之意，愛下譴告之宜也。

凡物能相割截者，必異性者也；能相奉成者，必同氣者也。是故離下兌上曰革。

一革更也。——火金殊氣，故能相革；如俱火而皆金，安能相成？屈原疾楚之梟，故稱香潔之辭；漁父議以不隨俗，故陳沐浴之言。凡相濶者，或教之薰隧，或令之負豕。二言之於除梟，孰是孰非？非有不易，少有以益。夫用寒溫，非刑賞也，能易之乎？西門豹急，佩韋以自寬；董安于緩，帶絃以自促。二賢知佩帶變己之物，而以攻身之短，夫至明矣。人君失政，不以他氣譴告變易，反隨其誤，就起其氣，此則皇天用意，不若二賢審也。楚莊王好獵，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；秦繆公好淫樂，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。二姬非兩主，拂其欲而不順其行；皇天非賞罰，而順其操而渥其氣，此蓋皇天之德，不若婦人賢也。故諫之爲言間也，持善間惡，必謂之一亂。周繆王任刑，甫刑篇曰：『報虐用威。』威虐，皆惡也；用惡報惡，亂莫甚焉。今刑失賞，寬惡也；夫復爲惡以應之，此則皇天之操，與繆王同也。故以善駁惡，以惡懼善，告人之理，勸厲爲善之道也。舜戒禹曰：『毋若丹朱敖。』周公勅成王曰：『毋若殷王紂。』——毋者，禁之也。——丹朱殷紂至惡，故曰『毋』以禁之。夫言『毋若』，孰與言『必若』。

哉？故『毋』『必』二辭，聖人審之；况肯譴非爲非，順人之過，以增其惡哉？天人同道，大人與天合德，聖賢以善反惡，皇天以惡隨非，豈道同之效，合德之驗哉？

孝武皇帝好仙，司馬長卿獻大人賦，上乃僊僊

宜讀爲飄飄字

有凌雲之氣。孝成皇帝好

廣宮室，揚子雲上甘泉頌，妙稱神怪，若曰非人力所能爲，鬼神力乃可成，皇帝不覺爲之不止。長卿之賦，如言仙無實效；子雲之頌，言奢有害。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？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？然卽天之不爲他氣，以譴告人君，反順人心，以非應之，猶二子爲賦頌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。竇嬰灌夫疾時爲邪，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；心疾之甚，安肯從其欲？太伯教吳冠帶，孰與隨從其俗，與之俱僂也？故吳之知禮義也，太伯改其俗也。蘇武入匈奴，終不左衽；趙他入南越，箕踞椎髻。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；習越土氣，畔冠帶之制。陸賈說之，夏服雅禮，風告以義。趙他覺悟，運心嚮內，如陸賈復越服夷談，從其亂俗，安能令之覺悟，自變從漢制哉？三教之相違，文質之相反，政失不相反襲也。譴告人君誤，不變其失而襲其非，欲行譴告之教，不從如何？管蔡篡